



北伐胜利总庆祝

全国总庆祝北伐胜利大会印

1927年1月1日

目 录

北伐胜利总庆祝！	张平子(2)
北伐胜利后帝国主义对华的态度	周以栗(5)
北伐胜利后之北洋军阀	左邈之(9)
怎样巩固北伐胜利？	朱剑凡(20)
北伐胜利与国民会议	谢觉斋(22)
我们今后应该怎样争斗	夏 曦(23)

(一)楔子

恭賀新禧

现在是中华民国十六年元旦，全国人民都象往年今日一样的用这个口号来互相庆祝！可是现在这个口号虽比往年无異，而全国人民对于这个口号的呼声和心理，已大不相同了！以往十五年全国人民虽脱离了皇帝的专制束缚；但仍在帝国主义的工具——軍閥之铁蹄下面，横被蹂躏！虽一到新年勉强都用这个口号来庆祝！不过是“苦中作乐”“梦里寻欢”罢了！现在中国南部的軍閥，已为革命軍所肃清。北洋軍閥的三巨头——吳佩孚孙传芳已经逃死不暇！仅有张作霖一人虽暂尚拥兵自固！但“外强中乾”的样子，已经表现不久也会要崩溃的。那末，我们全体中国人民，于此都用这“恭賀新禧”的口号来庆祝！自然是决不象从前那样“有名无实”，是已经证实了，是已经证实且更加进一层，来总庆祝北伐胜利！

(二)名詞的解释

据上面的事实看来，在十六年的一月一日，全国人民来总庆新年的时候，就是全国人民来总庆北伐胜利的时候，所以本篇就命名为“北伐胜利总庆祝”，这个名詞的中間，虽省掉了几字，在表面上似乎是很明白的，其实仔细思索，则尚含有許多疑义，不可不加以解释。

所谓北伐胜利，自然是指整个而言，不单是指岳州之役，武汉之役，南昌之役，九江之役等胜利而已。殊不知现在胜利，虽只这几次战役，但上面已经说过北洋軍閥三巨头，已傾其二；孙传芳吳佩孚的余孽，在江南河南方面，馬上会肃清的。张作霖的势力——爪牙近日虽已伸张于关内，但将来北伐的战争必定还会有江北之役，以打倒张宗昌等；河北

之役，以打倒褚玉璞韓麟春等；关外之役，以打倒张作霖本人。经过这数役以后，北伐胜利才完全达到！这数役在革命军是完全有把握的，何以故呢？一来革命军有必胜之点三：（一）革命军初出师时，不过十余万人，现在已扩充至八十四五万了。（二）现在全国民众被革命高潮所鼓盪，已经一齐起来加入战线，为脱离军阀铁蹄蹂躏的要求。（三）西北国民军已经“整军经武”，南向已与北伐军衔接，北向足以摇动奉军根本。二来奉军有必败之点四：（一）奉省因连年战争，军费浩大，经济乃陷于枯窘地位；军票低落，即其证据，已不能再行支持了。（二）伪北京政府，虽在奉张势力之下，但已信用全失，公债借款，俱无法可设。（三）郭松林李景林的党羽，在奉系中尚占优势，时时想乘隙蠢动。（四）张宗昌有异军特起的思想，与奉张貌合神离。就以上各点看来，是北伐军之胜利，已为必然的形式了。且北方空气益恶，直系因受不过奉张的压迫，有起而与之抵抗的消息。他们内部火拼，我们不劳大力，便可收卞庄子一举而刺两虎的功效。所以今日的北伐胜利，已经是整个的，值得全国总庆祝的！

但讲到全国总庆祝这一层，自然是四万万人民无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来庆祝的。不过在这里我还有点的意思，要说明一下，我以为在要倒的军阀，他们自然是决不参加要除外的；在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他们虽然附和来庆祝，我们是不准的；在西山派，国家主义派，我们是与军阀一例看待的，在假革命派，投机分子，我们也是与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一例看待的，如此则这个“总”字，岂非就有点欠缺吗？不然！不然！他们人数是很少的，势力是很薄弱的！我们非把他们屏除于中国国籍以外，以完成我高尚的华族不可，那末，岂不还是整个吗？岂不还是总庆祝吗？

（三）总庆祝的意义

基于以上的原因和理由，“北伐胜利总庆祝”的过去与将来我们自

然是完全明白了。但这种总庆祝的意义，是很重大的，是要留在历史上永不磨灭的，所以也值得来郑重表白一番。在这次总庆祝北伐胜利的宣传纲要上，对于意义已经解释明白，它说道“一、北伐是总理的遗志北伐胜利是总理遗志的实现。二、北伐是国民革命过程中的第一阶段，北伐胜利便是国民革命成功了一大部分。三、北伐是应用军事的力量，和革命民众的力量，推翻一切旧社会基础，北伐胜利就是旧社会基础被推翻了。四、北伐胜利，即是民众胜利，庆祝北伐胜利即是唤起民众，保障已得的胜利进而从事新的社会基础的创造与获得。五、北伐是国民革命的序幕，是前部，不是革命的全部成功，庆祝北伐胜利，是在唤起民众，抖擞精神，继续干去，完成总的全部工作”。这种解释，何等鲜明！现在我把它总括起来：第一点，即是北伐胜利，虽有十分把握，但还要抖擞精神去干，不可稍微懒惰和疲乏，才不负庆祝的盛意。第二点即是北伐胜利以后，对内消极的还要打倒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推翻旧社会基础，积极的还要竭力从事工农运动，完成社会革命，对外，消极的，还要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件。积极的，还要联合世界上的弱小民族，完成阶级斗争的成功。第三点即是北伐胜利为完成总理的全部工作，我们为保障本身利益起见，自然应该全体站在总理的党旗之下，对于总理未完成的工作，竭力去做，以达到“三民主义”全体实现之目的。

(四) 结论

现在我们看到这种种的說法便得一个总结论了，我们对于北伐胜利的庆祝，是偏重于“行”的，不是偏重于“知”的。是要晓得北伐，不过是革命进程中的步骤，由这种步骤还要走许多艰难困苦的路，要大家不避这种艰难困苦，才可达到成功的地步，所以“庆祝”，就是唤起民众。“总庆祝”就是唤起民众大家联合，——工农商学大联合，——全

体总庆祝北伐胜利”就是唤起民众大家联合，来做革命未了的工作。于此我们就要大呼道：

北伐胜利万岁！

中国统一万岁！

国民革命成功万岁！

打倒奉鲁军阀

肃清吴孙余孽！

援助西北国民革命军！

扩大对英经济绝交

提高革命民权！

肃清反革命派！

剷除贪官污吏土豪劣绅！

打破帝国主义与军阀联合战线

拥护中央联席会议决议案

北伐胜利后帝国主义对华的态度

周以栗

现在北伐的势力，达到了长江下游，国民政府的版图，在南方已有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江西福建六个整个的省份，而浙江四川云南贵州亦皆在国民政府影响之下，合计西北国民革命军所统治之陕甘绥远计算，赤的势力，已弥漫了半个中国。这种赤的势力突飞的发展，使帝国主义者对于国民政府，不能不另眼相看了。

帝国主义以前对赤化势力发展问题，是纯采用武力镇压，根本消灭的政策，从五卅惨杀，沙基惨杀，英日张吴联合一致压迫国民军，建立北京联立政府，定下分封南北赤的计划，一直到国民政府北伐，帝国主

义者，尤其是英国帝国主义者，企图用武力消灭赤的势力，始终是没有懈怠的。现在却不然了，已不能不承认这种赤的势力的伟大，与其存在，而要如何承认南方国民政府了。这就是帝国主义者对中国民族革命的屈服，也就是国民政府国际地位之增高。

在北伐战争中最有关系的帝国主义第一名是英国，其次是日美。英帝国主义者，自他的砲舰政策，引起全中国广大的排英后，他的国内自由党，工党都攻击保守党对华政策之错误，而承认中国南方国民政府，质问对华政策，这两个问题时常湧出于下议院成为政潮；英国国内的无产阶级，完全同情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不满意保守党政府，自然不必说；就是专门剥削中国的在华英商，亦感受对英 杯葛 的痛苦，也已不同情于保守党的政策，故新任驻华英公使蓝普森氏不向北京政府递呈正式国书，这虽然有他的内幕，然表面上已显出不能不顾及南方事实上的政府；就是国民政府征收内地税普通品百分之二·五，奢侈品百分之五，这种变相的增加关税之征收，英帝国主义者亦不能不默然承认。而蓝普森氏之亲身赴汉口与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接洽，我们更可看见英帝国主义者之急急于要拉拢国民政府了。日本帝国主义者之于国民政府要好，如清浦子爵之来华，派员赴广州之观察表示国民政府与日本至少亦当办到互派代表，更显得亲切，美国帝国主义者则会非正式的扬言国民革命军收回江汉关美国亦不加干涉。最近英国的公使日美的参赞都曾在汉口表示有条件的正式承认国民政府。不过他们的条件是要国民政府“离俄”“离共”“抑平工农”他们同声一致的說：国民政府联俄，为的是苏俄能取消不平等条约。但苏俄是赤色帝国主义，虽然放弃了不平等条约，仍旧进行其侵略政策；至于我们（英日美帝国主义者）对于中国修改不平等条约的运动，完全同情，更愿彼此邦交，益敦亲善。但中国共产党之到处宣传赤化，工潮农潮之澎湃兴起为保障中国社会之安

宁在华外侨生命财产之安全，则国民政府，实有离开共产党抑平工农之必要。国民政府果能接受友邦之诚意，则不平等条约之修改，尽可从长商榷了。

好一个交换的条件！帝国主义者，真是聪明。他们自从用共产党要赤化的符咒诅咒中国赤的势力不死，拼命援助中国军阀，又不足防止赤的势力的发展，亲自出马实行跑舰政策，更不足镇压赤的势力的奋起，于是他们不得不采用一种拉的政策，表面上承认国民政府，实际上要使国民政府“妥协”“软化”。这一个政策是于他们极有利的：英帝国主义者，受全国一致反抗，吴孙走狗相继消灭，在华势力，日益动摇，急欲与国民政府言好，缓和中国民众反英潮流，最近据说英已单独提出承认关税二·五附加，并主张所有条约，应予修正，更欲比日美帝国主义进一步向中国卖好。日本帝国主义者，在北伐战争中是私心窃幸的。他只望英帝国主义势力消灭，他好取而代之，目前是要极力扶植张作霖在北方的统治，但如发展太快，英帝国主义在侧边是要眼红的。英帝国主义者唆使顾维钧废除比约，已埋伏了一个他日废止日约的地雷，英公使不递呈正式国书，已下了一个不承认完全日本御用的北京政府的预告，故日本不愿奉张南下，发展太快，同时为稳定其北京统治，不能不承认南方国民政府。美国是财政资本帝国主义，自然极愿乘英帝国主义势力衰灭之余，伸张其财政资本势力于中国，中国国民革命在相当的成功时期，便急需大批的资本开发中国工业，交通，这一笔生意，美国是多钱善买的。因此美国自然乐得在这个时候与国民政府发生一个好的关系。在承认国民政府这一点上看来，帝国主义者已是各得其所，若进而能使国民政府“离俄”“离共”“抑平工农”那更是帝国主义者如意算盘了。

现在的问题，便是“妥协”“软化”的战胜？还是继续反抗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战胜？一班能伸成功的人们，急于使国民政府取

得国际上的地位，眼看見帝国主义者有承認国民政府之表示，已是受寒若惊，生怕开罪洋大人，做不成这笔好事，甚至对湖南湘雅医院的罢工，都有認為失掉美国人之同情，极不利于外交政策。一班近視眼反革命派，則將更認為离开一个俄国而得到了列强的承認，离开个把共产党，压抑下工农运动，就能得到列强的帮助，这是很值得的事，何况他們早已說，現在的工农运动，引起社会上所謂糾紛呢？可是我們要問：帝国主义者，为甚么要以离俄离共压抑工农为承認的条件呢？果真苏俄是侵略我們的，为甚么英日美帝国主义之間，虽然不少的冲突，而到包圍国民政府，“妥协”“敦化”的时候，又能一致行动，独苏俄始終不能合作呢？这就是帝国主义者始終要破坏中国国民革命，苏俄始終是援助中国国民革命，而中国共产党目前最重大的工作是在消灭帝国主义的势力及其基础，中国工农阶级从五卅运动，香港罢工，广州統一，援助北伐，都証实了工农阶级确为国民革命之主力军，国民党找着这个伟大势力，与共产党建立亲密的同盟，聯絡世界革命的大本营苏俄，这一个广大的革命势力的联合。怎教帝国主义者不胆战心惊？帝国主义者的处心积虑，便是如何拆散这一个革命联合战线，在这北伐胜利之后，一班革命观点不定的人，自然易受蛊惑，帝国主义者，乃大逞挑撥离間的阴谋，企图使我們离开苏俄，陷于孤立，离开共产党，分裂革命势力，抑平工农，摧毁国民革命的基础，这一个联合战线四分五裂的破坏，帝国主义者乃得安心宰割了。

国民政府是要取得国际的承認。这个，有两条路摆在我们目前：一条是，向右去，“妥协”，“敦化”，只要是“离俄”“离共”“抑平工农”，便馬上走到了；一条是記着国民政府現在的地位，是从过去反抗帝国主义得来的，本着这个教训繼續以前反抗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約的艰苦工作，要打得帝国主义，不能不承認我們。目前固应竭力全付

精神以消灭英帝国主义在华势力不能不与日美发生相当外交关系。”但总不应该忘记，我们还是站在半殖民地上，不平等条约，还是套在我们的身上。革命的民众们，两条路摆在我们面前，还是左走呢？还是向右？

北伐胜利后之北洋军阀

左逸之

北伐与北洋军阀之历史的关系，自辛亥革命失败后，因当时一班民众对于中国民族革命之误解；——祇认为单独的排满运动而忽略了帝国主义在中国施行政治经济侵略的活跃情形，——因当时一班革命领袖对于革命步骤之未能按步或同时进行；——祇注意军事行动，而忽略了群众的宣传与组织；——又因内部随即分化，而妥协的右派（宋教仁黄兴即其代表）如“瓦釜雷鸣”于是遂形成了北洋军阀的统治，——袁世凯被选为第一任大总统，散播了十五年来战祸绵延种子，并且制造了许多滔天的罪恶。在历史上，每页都充满了战争的血迹；在人民上，每个都拜受了战争的天赐。究竟玩的是什么把戏呢？闹的是什么事情呢？许多人当然是如堕五里雾中，但明眼人究不难洞察其底蕴，用不着去苦心焦虑，旁搜博引的。我们只在国民的战争史中去摸索，就可以找出，就可以知道历年的战争，除军阀无意义的混战外，都是“北伐”与北洋军阀直接或间接有关系。以前的姑且不论，单就辛亥革命以来，便已经有了三次：（一）辛亥 革命 军之北伐；（二）民六南方护宪政府之北伐；（三）民国十三年江浙战争时孙中山先生之宣言北伐；（曾发过宣言并进兵韶关）足见“北伐”这个口号并不是新的花样，已经是“司空见惯”了！此外如民四西南讨袁称帝之役，虽然没有“北伐”口号的高唱，却是想消灭北洋军阀的巢窟，至少带有几分北伐的性质。至于此次经过很久的酝酿

宣传而見諸实际行动的北伐，更是因为近年来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反赤”的号召吳佩孚进攻兩广的阴谋企图，和香港帝国主义的側目嫉視于外，陈林魏邦平旧部勾結土匪劣紳买办官僚跳梁扰乱于內，而引起的一种防御战争。在动机上，是抵抗封建势力——即北洋軍閥——向南的伸张；在性質上，便是企图消灭北方的封建势力。換言之，北伐的对象，是北方的封建阶级——自袁世凱段祺瑞吳佩孚張作霖等都是——北伐的意义，是南方的革命势力向北发展，討北洋軍閥的一种軍事行动，这种軍事行动，因北伐軍的紀律严肃，因人民的謳歌拥戴，最重要者，因北伐时机的成熟，因广大的工人农民兴起，已很迅速地发展，不数月而底定湘鄂贛閩四省，与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吳孙兩逆——以最严重的打击。这种北伐，能否急轉直下，（此处疑有脫落——抄者註）

代表中国民族革命之全部意义，达到推翻封建軍閥，打倒帝国主义的国民革命之最后阶段，这自然是很复杂的问题，非本篇所欲論。現在所欲討論的是下面的一个问题：

北伐胜利后北洋軍閥的分化崩潰。自北伐軍节节胜利，吳孙兩逆倒場，全国鼓舞欢欣，人人都是“滿面春风”嬉嬉哈哈的，忽然奉魯軍南下，由宣传竟一变而为事实。于是有許多胆怯的人，就疾首蹙額，以为大祸即将頻临。照他們的揣想，以为奉魯軍閥拥数十万之精兵，当北伐軍久苦战役之疲兵，一定是奉魯軍胜利，北伐軍敗亡，这种“推論”未免太幼稚了，太浅薄了。固然每一个忠实的革命者，对于本身的力量，不可过于夸张，对于国民革命軍的信仰，不可过于奢望。換言之：我們决不可紐于主觀，囿于偏見。但是我們从客觀的具体的事实上面立論，指出最后的北洋軍閥——奉系軍閥——何以崩潰的原因，我想这决不至陷入抽象的幻想，更决不是欺騙羣众的勾当。我們只从已經打倒的吳佩孚孙传芳的势力与現在奉魯軍閥的势力兩两比較，吾們祇从国民革命軍

的勇敢善战和过去的人民实际参加战事两方面观察，我們更从国民革命军的一致团结于主义信仰之下和民众势力的奔腾澎湃两方面着想，吾們可以坚决的肯定，将来两方斗争的结果，一定是国民革命军胜利，奉系军阀败亡，我們只静听着北伐军凯旋之歌和奉鲁军阀“丧钟”的余音而已。可是为避免抽象的理想，为更确定人民的信仰，将奉鲁军阀的裂痕和缺点一一臚列简单说明于下，这决不是无益的事。

(一) 奉鲁间之冲突，各个军阀的联合，是想在战争中，瓜分强夺利益。支配攫取地盘。有时是想巩固自己的地位，延长自己的生命。——証之京绥路的画分为三段，直鲁绥察等地盘的分割，去年奉吴的携手，最近奉系的联合益信，可是他們的论功行赏，是没有唐虞揖让之风的，是“輜銖必较，尺寸必度”的。于是在每一个分赃会议上，都充分的表现他們联盟的本来面目，并且隐藏着为分配的不均而显露他們军阀间分离冲突的险恶种子，最近奉鲁军内部冲突最剧烈，于珍未得地盘甚失意，张学良乃以北京卫戍司令安慰之，前次穆春部之变乱，亦系与高维嶽争地盘，往者郑庠来京見张学良，学良大罵张宗昌，說南口之役直鲁军无功，全賴奉军之力，并痛詆直鲁军纪律不良，蹂躪直隶人民。褚玉璞在京亦大罵张学良說学良要夺我直隶，我决用武力解决，前此张宗昌自奉返鲁，頗露失意之态。因张作霖对他表示，褚玉璞調往河南，以张学良督直，还有一个最明显的有趣的事实，最足以表示奉鲁两系的争斗，就是北京石头胡同之流血案，当晚在石头胡同妓院請客吃酒的主人即是王

于珍王椅皆其座上客，是日聞王椅先自退席，不旋踵宪兵即到該处。棟成了一坊血战，这明明是有人授意含有寻衅的意味，这当然是奉系鲁系互相冲突的出发点，从这些事实，可証明我上述的公例，确是军阀結合分离底写真确是奉鲁军阀“寿终正寝”底預兆。

(二) 奉鲁军南下内部意見底分歧，奉鲁军南下，宣传于吳逆崩潰

之时，决定于天津會議之后，所以迟迟未見諸事实底原因，一方面是未得孙吳两逆的首肯。——出师无名，他方面是楊宇霆张学良等力主慎重，自从孙传芳密行天津，效哭秦庭，于是形势頓变奉魯軍南下，已由天津會議大体决定，于是张宗昌連日調兵遣將，忙碌異常，据报載，已集中瀋口蚌埠之軍队，人数在三万以上，大有剑拔弩張，灭此朝食之概，即张宗昌本人亦盛传往南京觀察防綫形势日趨恶劣，忽然张作霖电张宗昌来津，与以軍事机宜，并告奉魯軍祇得屯駐大江以北。勿得渡河，于是奉魯軍南下的空气，頓为之和緩。考此次奉魯軍南下忽沉寂的原因，仍不外楊宇霆等力持慎重的建議。——就是山东省长林宪祖及张宗昌所依为手足的參謀李藻麟亦主緩进，他們穩健派主張緩进的最大理由，是战略問題，吳佩孚始終未表示态度，若奉軍沿津浦路南下，孤軍深入，則河南与魯苏皖三省毗連，难免不有敌人乘机攻击其背，縱令津汉津浦两路，大兵齐下，而战綫过长，軍队不敷支配。此均不可不預防考虑者，况国民軍节节进展，尤为奉魯軍閥肘腋之患，此就战略上面言，有难急进者，再則是給养問題，奉魯軍以十五万軍队，援助孙吳，需用当然浩繁，但东三省府庫空虛，金融紊乱，自无供給魯軍南下战争用費之可能，至于直魯两省经过奉系軍閥历年的剝削，亦是罗拙俱穷，民貧如洗，孙传芳虽以五十万元供給奉魯軍作为南下开拔之用，但这数目，不过是渺如滄海一粟，此就財政上面言，有难急进者，况苏浙皖人民，对于二千万軍用票之拒絕使用，全国人民对于五百万磅英商借款的一致反对，更是奉魯軍閥南下的最大暗礁，前次楊宇霆在奉張面前，大放厥詞，滔滔不絕，于是奉張为之心动，急得馬上拍电与张宗昌，要他再来津从长計議，于是张宗昌又应召来津，而奉魯軍南下的計劃又变更，我們从此可以看出奉魯軍意見的不一致及张宗昌急欲扩张势力占据地盘的野心，并可以窺見奉系軍閥分崩离析的裂縫。

(三) 奉魯軍南下內部各懷鬼胎，誰也知道奉魯軍南下，決不是奉魯軍閥對於孫吳友誼上的援助，而是他們佔據地盤的兽慾冲動。他們之所以意見分歧，正是所謂强盜打劫，各有懷抱。奉系對於解決江蘇問題，以購買蘇軍為入手辦法。前楊宇霆以十萬元匯沪收買海軍，即其明証。他們之所以採用此項政策，而不欲施以武力的原因，一方面固然是日本反對出兵，軍餉无着，而奉魯軍與蘇浙皖軍隊，又均无充分的接洽的原故。而最大的原因，是下列三項：(一) 恐魯軍單獨南下，奉若同時派兵强與南行，魯方必與以種種障礙。(二) 恐南軍捷足先登，蘇皖非別人所能染指。(三) 用政治手腕取蘇，未來之督長，自必屬於楊宇霆，又可避免人民之怨恨，又可以得張作霖收買人民的歡心。真是所謂“未勞一兵，未費一矢”拱手可得蘇省。而在張宗昌方面，當聯軍尚支持于九江之時，保大之直魯軍遂向前進展，早有圖豫的計畫。及九江既陷，于是又擇肥而噬，擇易而為，進而取蘇，總之，在奉系方面，主張慎重利于延宕，一以阻魯軍南下，一以企圖其政治手腕成功。而在魯張方面，既受逼于直袁，復失意于北京，則以时机緊迫。非立刻動員不可。我們從此可以知奉魯軍閥的明爭暗斗，時有火拼之可能。

(四) 人民對於奉魯軍南下的態度，在奉魯軍閥勢力統治之地，所給與人民特別的恩惠，是破壞愛國運動，屠殺工人領袖，愛國學生，强迫人民使用不兌現的軍用票，摧殘輿論，槍斃新聞記者，勾結日規砲轟大沽——激成三一八慘劇，舉行賣國借款，橫征討赤特捐，及軍隊到处奸淫劫掠種種的事實。直魯人民因宛轉呻吟于奉系軍閥鉄蹄踐踏之下，不堪忍受，于是有紅槍會农民自衛團联庄會的組織，最近蘇浙皖三省人民，因从前飽受奉系軍閥蹂躪之痛苦，而有反對奉系軍南下之普遍運動，再接再厲，从未稍懈，长沙為援助蘇浙皖豫四省人民自治，曾有反奉示威遊行，并有反奉委員會之組織，汉口昨亦有大规模的反英反奉運動。

这是全国人民对待奉系军阀之真实态度。

(五) 吳孙张昔日之仇怨，我們前面說过，军阀的结合，是暂时利害的关系，有时他們为剷除危害他們的生存阻碍他們的发展的共同的敌人起見，竟不妨寡廉鮮恥，把昔日疆场相見之仇，引为今日攻守同盟之友，所以去年吳佩孚与奉张的携手攻打国民軍，最近孙传芳与魯张的联合討赤，表面上好象是极光怪陆离的奇事，其实是军阀分合之常态，用不着大惊小怪的，不过他們从前結怨的痕跡太深，无论如何，总未能一旦涣然冰释，并且因为他們军阀的势力有消长，即时运有否泰的原故，他們总逃不出“强凌弱众暴寡”的公例，所以他們的互相猜忌仇視的心，只有继长增高，决不会消沉下来的，現在让我拿事实來說罢，乙丑之役，楊宇霆被迫而走，姜登选因擒被害，孙传芳拱手取苏皖两省，这是奉系军阀所受的奇恥大辱，他們是无时或忘的，至于奉直之斗争，更血染了民国的战争史，他們可以說是世仇，而最近奉魯军阀乘吳佩孚与北洋軍酣战的时候，进而夺取北京政权，——王怀庆被迫出走——进而接收保大这尤其是奉系军阀加于吳佩孚最严重的压迫，这当然是直系军阀所难忍受、所不能忘記的。所以吳佩孚对于奉魯軍南下，始終态度模糊，就是天津會議，他也完全未应召参加，这是奉直军阀感情日趋恶劣的表証，并且是奉魯軍南下的莫大隱忧。

(六) 各省军阀态度的分析，奉魯軍南下，各省军阀現在及将来的态度，到底怎样呢，这是值得注意的，商震与馮玉祥关系最深，早已就国民軍副总司令职，当然与国民軍一致行动，閻錫山素以滑头著“惟能屈我者是从”，是他全幅态度的写真，不过此次天津會議，閻临时撤退代表，吳佩孚屡电閻出兵援陕，他总是推辞，按兵不动，足証他早已与国民軍默契，再不致轉入旋渦出兵西击国民軍了，并他已派代表李敏到汉，二十四日已偕孔庚赴贛謁蔣，更足証明他必定不能独树一帜，必渐

漸地与国民政府接近，是毫无疑义的了。至于吳佩孚部下，各不相謀，当然統一团结之可能，靳云鶚魏益三早已归誠收編，并已在黃河北岸，与奉魯南下軍隊接触。直系軍閥的分化，只有与日俱进，只足以为奉魯軍南下的隱忧，决不至为北伐軍发展的障碍，至于陈調元王普，前与国民革命軍信使往还，早有投降之意，不过尚在观望中，他的权利心未能战胜他的坚决心罢了，其余周凤岐、陈仪，早有与夏超联合倒孙的阴谋，不过因計画未周，夏超失敗，此事即成泡影，現在周凤岐已就国民革命軍二十六軍长职，陈仪已竭力主张浙省自治，不異与孙逆实行宣告脱离。至于陈調元王普白宝山等或表面与孙合作，或态度模稜两可。吾敢断定将来北伐軍义师东指，发展一日千里，陈調元白宝山等这些小小軍閥，必順着人民之傾向，应乎时势的要求，而傾向于国民革命軍，这是毫无疑义的，况且奉魯軍南下的本来面目占据地盘，是尽人皆知的，他們又何苦为奉魯軍打冲锋，又何乐而不与北伐軍合作呢，至于奉系軍閥将来内部变迁的情形，可由日本东京朝日新聞社論“正面冲突之危机”內一段話，知其梗概。現在摘录如下：“旧軍閥（曹吳孙）不援之結果，使奉系軍閥一步一步被牽引而陷入不能自拔之深坑，是則无可疑义者，夫与北伐作战，实与直接驅人民趋向敌人无以異，第二第三之郭松齡事件，或不知何时自张氏部下爆发，”（全文見民国日报十二月八号）这确是奉系軍閥灭亡所必由的途径，并且是去年反国战争以来的显然事实，决不是“臆人听聞”的推論呵。

（七）帝国主义对国民政府态度之改变，因五卅惨案而激起的香港罢工，支持了十有六月，使东亚之惟一商埠，变成荒島。因北伐軍节节胜利而引起的万县屠杀，扩大对英經濟絕交委员会的組織，几普及于全国；而反对英国帝国主义的呼声，几震动了全国人的耳鼓。于是英国帝国主义急得胆战心跳，不得不改变他历来的砲舰政策。而各个帝国主义

者，都認識中国民众势力的伟大，都知道中国民众之不易侮，于是因历年所受的教訓，也不得不改变他們从前对华的荒謬政策。最近各国对北伐軍同情的論調，对英国在中国橫行的攻击，报纸几目不絕书。举其最著者，如罗素說中国国民党乃中国最优之势力，反对中国民族解放，乃癡狂行为（見民报十二月十七）。日人佐木氏在北京学会公开演讲，对北伐軍极端頌扬，謂革命軍有統一全国之可能（見大公报十二月十六）。可見一斑。而近日英国派蓝浦生来汉，日本亦派佐分利南下。这是証明北京的东交民巷，已不能大显威灵，漸漸的倒楣了，而国民政府的交外地位，确增高了。各国的正式承認国民政府这不过是時間上的問題了。这当然与奉系軍閥的命运，有最密切的关系。現在张作霖之所以不敢入京主政，就是因为外交上遇着这个暗礁的原故。这回事含有最严重的意义，值得我們充分注意的。

（八）奉魯軍閥“安国保民”的写照，我們是站在革命战綫上面的人。若說北伐軍是怎樣的好，奉魯軍是怎樣的坏，未免犯了为自己吹牛捧馬对敌人任意誣蔑的嫌疑。但是张宗昌在山东搜刮民財一年內超过一万元以上，这是彰明較著的事实。他摧殘爱国运动枪毙新聞記者，这也不是凭空捏造的事实，現在他們又标榜“安国保民”四字，想蒙蔽全国人的耳目，以达到他宰割苏浙皖的企图，我們用不着搜集許多材料，同他来辯駁；我們只看站在革命战綫以外的人，对奉魯軍閥“安国保民”的批評是怎樣就夠了。周凤岐在衢州通电就職，痛論民国以来，軍閥的罪惡，謂“今当兴师标榜討赤，而究其实际，所謂赤者有赤之嫌疑，无赤之事实，所謂討者，无討赤之德义，有造赤之功能。民意犹存，自听未远。一手蔽人，有何能济？……”南京各团体反奉宣言中，有一段文字，把奉魯軍“安国保民”的恩惠，拈写得惟妙惟肖，真是一字千金。現摘录于下：“彼等虽有不抗民不干政等之通告，但知白紙黑字，不能